

美國攝影師大衛.克里特別出心裁地創作出一組攝影作品。他在繁華的街頭進行了一種驚奇攝影小測驗，他想看看街上行人面對給自己造成麻煩的事件會是一種什麼表情。他躲在暗處，讓他的助手出場，然後悄悄地拍攝出種種場面來。

在紐約摩根西大街的人行道上，助手拿出籃球突然擋住了一個小伙子的去路，在他面前左右搖晃着做出傳球動作。面對突然出現的這種場面，小伙子站住後微微一愣，但很快就露出一絲笑容。他就想往左邊讓一下，沒想到，那人又往左邊傳過來。他往右邊讓一下，那人又往右邊拍過來，就好像跟他故意過不去似的。左閃右突中，小伙子就是過不去。無奈，小伙子索性站住不動了，不過，他的臉上始終露出微微的笑容，不急不躁地看着這個人。一會兒，助手收起籃球，往前走。小伙子這才聳聳肩，繼續走他的路。不過，一路上，他好像一直在笑。面對剛纔不可思議的一幕，他感到很有趣，心里面還一直回味無窮呢！

前面走來了一個美麗的少女。助手拿出籃球突然在她面前左右搖晃着拍打起來。少女一驚，看着眼前這人滑稽的拍球動作，她莞爾一笑，轉而彎下腰，伸出手，跟他搶起籃球來了。眼疾手快中，少女已將籃球搶到手，她在他面前玩起了花樣運球動作。把



看你是什麼表情

眼前這男人晃得一愣一愣的。開懷一笑中，少女將籃球傳給了那個人，然後娉婷而去。

前面來了一對老夫妻。老太挽着老伴的胳膊，慢慢地走來。助手來到他們面前，拿出籃球突然在兩人面前左右搖晃拍打起來。兩位老人站住後，隨即相視一笑，面露慈祥地看着眼前拍打籃球的人。間或老爺子還下意識地伸出手想去拍打一下跳到眼前的籃球。一會兒，助手收起籃球走了。兩位老人這才移動起步子向前走去，一路上，兩人頻頻領首，一縷溫暖的笑意在他們臉上綻放。剛纔那有趣的一幕，仿佛讓兩位老人有了談不完的話題。

大衛.克里特還讓助手拿着相機故意擋住行人拍照、讓女助手一路奔跑故意擁抱錯人、讓助手請路人故意推車、讓助手拍人肩膀故意認錯人……

大衛驚訝地發現，這街頭即興表演，甚至帶有惡作劇的成分，路人的臉上表情常常是驚訝，隨即會心一笑，沒人表現出厭惡、發火，甚至是惡語相向。大衛在攝影作品的旁白中深情地說道，面對生活中發生的不如意的事情，看你是什麼表情，就能窺探到你的內心世界。你是什麼表情，生活就是一種什麼表情。始終擁有一種從容、淡定的笑臉，這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標誌，更是一種內心的強大和自信。 **李良旭**

他很堅定地說，選。

我說，我是個外行，說錯了，你別見怪。依我猜，以後重新出現這組數字的概率是極低的，更別說還得有一個數字改成符合你的要求。

他說，你說的對，是這樣的。

我就愣了。他衣衫襤褸面容憔悴。買彩票的錢雖然不多，但周復一周地買着，粒米成籬，也積成了不算太小的數目。用這些錢，為什麼不給自己買一身蔽寒的衣服，吃一頓飽飯呢？再說，固執地重複同一組數字，絕不更改，實在也非明智之舉。

我不忍傷他心，又不知說什麼好，只有久久地沉默了。過了一會兒，他主動開口說，你一定很想知道那是一組什麼樣的數字吧？

我點頭說，是啊。

購買一個希望

那年在國外，看到一個窮苦老人在購買彩票。他走到彩票售賣點，還未來得及說話，工作人員就手腳麻利地在電腦上為他選出了一組數字，然後把憑證交給他。他好像無家可歸，沒有什麼固定的目標要趕赴，買完彩票，就在一旁呆呆站着。我正好空閑，便和他聊起來。

我問，你為什麼不親自選一組數字呢？

他說，是我自己選的。我總在這里買彩票。工作人員知道我要哪一組數字。只要看到我走近，就會為我敲出來。

我說，那你每次選的數字都是一樣的嗎？

他說，是的。是一樣的。我已經以同樣的數字買了整整 40 年彩票。每周一次，購買一個希望。

我心中快速計算着，一年就算 52 個周，四五十，二五一十……然後再乘以每注彩票的花費……天！我問道，你中過嗎？

他突然變得忸忸起來，喃喃說，沒中過。有一次，大獎和我選的數字只差一個。

我說，那以後，你還選這組數字嗎？

他有些害羞地說，那是我初戀女友的生日。每周我下注的時候，都會想起她，心中就暖了起來。

我說，那到了開獎的時候，你知道自己沒中，會不會心中寒冷？

他笑了，牙齒在霓虹燈下像糖衣藥片一樣變幻着色彩。他說，不會。我馬上又買新的一輪彩票，希望就又長出來了。我很窮，屬於窮人的希望是很有限的。用這麼少的錢，就能買到一個禮拜的快樂，這種機會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實在是不多。更不用說，那個數字還寄託着我的回憶。如果我選的這組數字中大獎，她一定會注意到的，因為那是她的生日啊。緊接着她會好奇是誰得了這份獎金？於是就能看到我的名字。她立刻就明白我這一輩子沒有忘記她，而且我有了這麼多的錢，她也許會來找我……

老人說完，就轉過身，緩緩地走了。

後來，我把這個真實的故事講給很多人聽。每個人聽完後都會長久地沉默。然後說，真盼望他中獎啊！ **畢淑敏**



朋友之樹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們會邂逅許多人，他們能讓我們感到幸福。有些人會與我們並肩而行，共同見證潮起潮落；有些人只是與我們短暫相處。我們都稱之為朋友。朋友有很多種，就好像一棵樹，每一片葉子是一個朋友。

最早發芽的朋友是我們的爸爸和媽媽，他們告訴我們什麼是生活。接下來是我們的兄弟姐妹，他們與我們一起成長，共同走向繁榮。然後是我們所有的親友，他們讓我們尊重，讓我們牽挂。

命運還會賜予我們其他朋友，我們不知

道什麼時候會邂逅他們。許多人被我們稱為靈魂和心靈之友。他們是真誠的，也是真摯的。他們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過得不好，知道如何讓我們幸福，知道我們需要什么，我們甚至不必開口。有時某一個朋友會觸動我們的心靈，於是我們就會相愛，擁有一位戀人朋友。這個朋友會讓我們的眼睛煥發光彩，會讓我們與歌曲相伴，會讓我們雀躍前行。

還有一種一時的朋友，他們或曾與我們共度某個假期，或曾共度幾天甚至幾個小時。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們總能讓我們臉上挂滿微笑。

也有一種遠方的朋友，他們位于枝干的末端，有風的時候，他們會在其他葉子中間若隱若現。他們雖然不總在我們身邊，但一直與我們的心靈很近。

時光流逝，夏去秋來，一些葉子會離我們而去，一些葉子會在另一個夏天出現，還有一些葉子會陪伴我們許多季節。但最讓我們感到幸福的，是那些雖已凋零卻不曾遠去的葉子，他們依然在用歡樂滋養我們的根系。那是他們與我們相遇時留下的美好回憶。

我們生命中的每位過客都是獨一無二的。他們會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記，也會帶走我們的部分氣息。我需要你，我生命之樹的葉子，就像需要和平、愛與健康一樣，無論現在還是永遠。有人會帶走很多，也有人什麼也不留下。這恰好證明，兩個靈魂不會偶然相遇。

並不覺得有絲毫虧欠。可是父母，他們總會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，出現在自己的身邊，他們從來沒有任何藉口與托辭。

小布什簡單地安排了一下工作，然後就帶着夫人與兩個女兒，坐上了專機，飛往德克薩斯。晚上九點四十分，小布什滿臉微笑，出现在了母親芭芭拉·布什的病床前。芭芭拉·布什看着小布什與勞拉，雙手摟着兩個乖巧的孫女，燦爛地笑了。笑着笑着，芭芭拉·布什兩眼就濕潤了。

老布什靜靜地站在窗外，一邊溫和地抽着一根雪茄，一邊朝着小布什豎起了大拇指。

第二天下午，小布什一家辭別父母回到了華盛頓。因為是私人活動，小布什將要為此承擔 10.8 萬美元的專機使用費，相當于小布什半年的工資，但是，小布什說，他值得！

一個人，無論他是平凡還是尊貴，在父母面前，他永遠都是一個孩子。在父母需要的時候陪伴在父母的身邊，這是每一個孩子應盡的基本義務。譬如忙碌，譬如生活與經濟的壓力，譬如時間的倉促與空間的阻隔，這些我們自認為十分充分的理由，在親情與責任面前，其實根本不能稱之為理由！（圖片 1955 年，9 歲的小布什和父母） **作者：朱國勇**

這些都不是理由



《莎拉的鑰匙》要開哪把鎖

法國影片《莎拉的鑰匙》以二戰期間真實的“冬賽館事件”為背景展開。1942 年 7 月，巴黎警察受納粹之命，拘捕了上萬猶太人，其中包括數千名兒童。他們先被集中在冬季自行車競賽體育館，之後分批送往集中營，死于毒氣室。

主人公莎拉就是被逮捕的兒童之一。當警察挨家挨戶搜查，命令所有人收拾東西跟他們走時，年幼的莎拉迅速地作了決斷，把 4 歲的弟弟鎖在家中他們平時玩捉迷藏的密櫃里。密櫃里有一點水和食物，還有手電。弟弟向姐姐保證，不出聲。

莎拉以為用不了多久一家人就能回來，就能把弟弟放出來。眼見自己被迫擠在巴士和火車里，離巴黎越來越遠，莎拉心里越來越焦慮。但她始終堅定地緊握着那把鑰匙，就像她緊握着弟弟的命運。

此一去九死一生，閱盡人間慘景。

莎拉一家被捕幾個月後，新住戶搬進了莎拉的公寓。第二天下午，堅持不懈逃亡歸來的莎拉瘋狂地闖進門，用鑰匙打開家里密櫃……尖叫，痛哭。

打開櫃門的那一刻，莎拉的心門從此緊閉，無盡的悲傷和懊悔如影隨形。

之後，莎拉很努力地讓自己正常生活，在鄉間做重體力農活，嫁人，養育子女，甚至遠渡重洋尋找新的空氣，卻都無法擺脫心中越來越大的陰影，最終，莎拉放棄了自己的生命。

其實，莎拉的世界上一直不乏憐惜與珍愛——那個拉起鐵絲網幫她逃走的士兵，對她

視如己出的養父母，心心相印的丈夫，他們理解她、尊重她、呵護她，但戰爭帶來的傷痛，烙在這個普通女孩的心靈上，不可磨滅。

鑰匙，可以鎖門亦可以開門。

莎拉手中的鑰匙，鎖上的是希望，打開的是夢魘。先鎖進了弟弟，後鎖緊了自己。這絕不是莎拉的願望。

有誰，願意把自己鎖在黑暗的門里，體味忐忑、慌張、怨恨、恐懼、無奈、沮喪、痛苦、張皇呢？有誰，願意去承受那樣的掙扎呢？除非，我們不自知，懵懂間跨進了暗門。

有個女孩，小時候，很愛流鼻血，有一天早晨臨上學時又流了。她喊“媽——”，正在疊被子的母親說，你自己趕快處理。女孩艱難地打了一大盆清水，拍打鼻梁，血一滴一滴，一盆水

霎時變紅。女孩機械地拍了很久，心里一直想着：我媽媽不管我。

長大以後，女孩的個性很獨立很自我，什麼事情都想自己來，她總怕給別人添麻煩，總覺得只有自己才能照顧好自己，也不太聽得別人說自己哪里沒做好。身邊的人一邊贊她自立，一邊與她保持着距離。女孩越來越感覺隔膜與孤單，很想與別人更親近更親呢，又擔心自己的些許依賴惹別人厭煩……年歲增大，心智漸成熟，女孩知道是自己有個幽暗的角落。這女孩是我。我的心里鎖着對媽媽的深怨。後來，慢慢瞭解到當初媽媽實在是太忙了，上有公公下有一雙兒女，研究火箭固體助推



器的丈夫早出晚歸、出差一走就是三個月。顧家的同時還有工作，身為全國優秀教師的她在校園亦是竭盡全力。

理解了，似乎怨氣也就少多了，但是個性已經形成。

調整自己的過程彷彿新生。但我知道可以幫自己改變，只要我願意。

給自己，給他人，給更多事物多一點原諒、信任和理解。回到莎拉，如果當初她沒有把弟弟鎖進密櫃里，那麼極有可能的是一家四口全部死在難民營。在殘酷的現實條件下，莎拉手中的鑰匙根本無法左右一個人的命運。即使這一刻把弟弟從危急中救出，下一刻他也許又跌進苦海。莎拉如果能意識到這些，告訴自己這些，那不是她的錯，她努力了，也許，她就能從困擾多年的情緒中走出來。

人類的悲傷，大多是因為對喪失很無奈；人類的懊悔，更多源于對自己做不到、沒做好的憤怒。承認我們自身的脆弱與局限，真的需要很大的寬容與勇氣，這也是對自己的深度認同。

提升自己的心理覺察能力，從破壞性的習慣——如自責與指責、自戀與膜拜中解放自己，從自我束縛里解放自己，以便給生活帶來更多的可能性。

電影里有個絢麗得讓人窒息的片段：蔚藍的天空，金黃的麥田，兩個瘦小的女孩在飛奔。那是逃出集中營的莎拉和她的小夥伴。艷陽下，風都追不上她們。

把鎖打開，心終得自由。

朱虹